

目 录 散 文

在
纸
上
飞
行

葛一敏 乔叶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JINJIANG ROAD, NANJING 210014, CHINA

贾平凹
袁山山
冉正万
陈世旭
蔡屋天
向天新
郑文斌
冯杰
南帆
池莉
迟子建
柴静
徐海蛟
鲁敏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李娟
王陆
舒婷
塞壬
刘亮程
马新朝
安妮宝贝
小米
雪小禅
张毅静
人邻
王族
张石山
马小淘
杨献平
荆歌
刘云
潘向黎
西遇尘
萧云
瑛子
铁凝
莫言

hu pingwu
yuan shanshan
ran zhengwan
chen shixu
cai wutian
xiang tianxin
zheng wenbin
feng jie
nan fan
chi li
chi zibian
chai jing
xu haijiao
lu min
yiekexi huermanbeike
lijiao
wang lu
shu ting
sai ren
liu liangcheng
ma xincho
anne baobei
xiaomi
xue xiaochan
zhang yijing
ren lin
wang zu
zhang shishan
ma xiaotao
yang xianping
jing ge
liu yun
pan xiangli
xi yuchen
xiao yun
ying zi
tie ning
mo y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散文·在纸上飞行 / 葛一敏 乔叶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99-4478-4

I. ①最… II. ①葛… ②乔…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5195号

书 名 最散文·在纸上飞行

编 者 葛一敏 乔 叶

出 版 人 黄小初

责任编辑 赵 阳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0万

印 张 15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478-4

定 价 26.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m u l u

— 国家笔记 —

一块土地·贾平凹 008

山之上国有殇·裘山山 014

苍茫长征·冉正万 024

春回映秀·陈世旭 030

一个日本老兵的身后事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65周年·蔡星天 035

— 人文物理 —

曹操的头颅·周大新 044

安详是一条离家最近的路·郭文斌 048

在纸上飞行·冯杰 051

房价的豪赌·南帆 057

一朵叫紫荆的玫瑰——六说香港·池莉 062

— 烟云录 —

落红萧萧为哪般·迟子建 076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柴静 080

秋白，1935·徐海蛟 085

— 心灵史 —

以父之名·鲁敏 094

新娘·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106

要过不好不坏的生活·李娟 115

蝴蝶有声·王陆 119

快镜头·舒婷 125

匿名者·塞壬 127

月光里的贼·刘亮程 138

驻村札记·马新朝 144

恋爱·安妮宝贝 151

粪土当年·小米 154

别无居处·雪小禅 160

大师的爱情·张毅静 168

— 民间语文 —

好酒记·人邻 176

骆驼之死·王族 184

黄土炒棋子（外一篇）·张石山 189

低碳，低碳·马小淘 194

最不可原谅的是无知·杨献平 197

香生活·荆歌 204

春天是立住身子的·刘云 209

看诗不分明·潘向黎 213

有些人情是用来欠的·西遇尘 219

巴依娜·萧云 221

玉·瑛子 225

— 演讲 —

桥的翅膀

——在巴黎首届中法文学论坛的演讲·铁凝 230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莫言 235

— 国家笔记 —

一块土地·贾平凹 008

山之上国有殇·裘山山 014

苍茫长征·冉正万 024

春回映秀·陈世旭 030

一个日本老兵的身后事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65周年·蔡星天 035

— 人文物理 —

曹操的头颅·周大新 044

安详是一条离家最近的路·郭文斌 048

在纸上飞行·冯杰 051

房价的豪赌·南帆 057

一朵叫紫荆的玫瑰——六说香港·池莉 062

— 烟云录 —

落红萧萧为哪般·迟子建 076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柴静 080

秋白，1935·徐海蛟 085

— 心灵史 —

以父之名·鲁敏 094

新娘·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106

要过不好不坏的生活·李娟 115

蝴蝶有声·王陆 119

快镜头·舒婷 125

匿名者·塞壬 127

月光里的贼·刘亮程 138

驻村札记·马新朝 144

恋爱·安妮宝贝 151

粪土当年·小米 154

别无居处·雪小禅 160

大师的爱情·张毅静 168

— 民间语文 —

好酒记·人邻 176

骆驼之死·王族 184

黄土炒棋子（外一篇）·张石山 189

低碳，低碳·马小淘 194

最不可原谅的是无知·杨献平 197

香生活·荆歌 204

春天是立住身子的·刘云 209

看诗不分明·潘向黎 213

有些人情是用来欠的·西遇尘 219

巴依娜·萧云 221

玉·瑛子 225

— 演讲 —

桥的翅膀

——在巴黎首届中法文学论坛的演讲·铁凝 230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莫言 235

土，那是一个秋后，十八亩地犁过种麦，麦苗还没有出来，爷领着他在地里走，爷一直鼻孔张大地吸。他说爷你吸啥呢？爷说你没有闻到土气香吗？他闻不出来，爷就从地上捏了一把土，捏着捏着，竟把一小撮塞在嘴里嚼起来了，吓了他一跳。

他说：爷，爷，你吃土哩？

爷说：吃哩。

他说：爷是蚯蚓。

爷赫赫地笑了，说：蚯蚓？啊，蚯蚓，爷是蚯蚓。

后来，爷就当上了村长。当了村长，就走方字步，而且每次出门，都要披一件衣服，冬天里披的是棉袄，夏天里披的是褂子，在村道里走，人人见了都问候。爷怎样经管着村子，他不甚清楚，但在爷当村长的几年里，沙白村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村。

有一年夏天，有个风水先生来到村里，看了沙白村地形，认为沙白村并没什么出奇处呀，就见到爷，怀疑村长的祖坟是不是好穴位，爷带着他就去了十八亩地。才走到水渠拐弯那儿，爷却让风水先生等一等，风水先生问为啥？爷说：一群孩子在地南头偷吃豌豆哩，咱突然去了会吓着他们。风水先生哦了一声，不再去看穴位，说：我明白了，全明白了。

是过了两年吧，村里又是敲锣打鼓，叮叮咣，叮叮咣，他还是操心着锣鼓要敲烂了，可锣鼓就是敲不烂。爷当然也是参加了锣鼓队，但敲完锣鼓回来，婆在问爷：咋又敲锣鼓哩？

爷说：社会又变呀。

婆经过土改，以为又要分地，说：村里不是地都分完了吗？

爷说：要收地呀。

这就是成立了人民公社，沙白村各家各户的土地都收了，十八亩地也收了，所有的土地都归于集体。

村子里架起了高音喇叭，喇叭是个大嘴，整天在说着人民公社好。但是爷不久就病了，爷发病先是眼睛黄，后来浑身黄，黄的像土，再就是肚子泻，汤米不进。沙白村成了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生产队选队长，选的还是爷，爷已经领不了社员们去拔界石，扒地堰，平整大面积耕地了。侧睡了一个月，到了初秋，爷突然精神好些，要家里人搀着去十八亩地，家里人搀着他到梧桐树下，爷说：哦，芝麻开花了。头一歪，咽了气。

爷死后没有埋在十八亩地里，因为十八亩地已经不属于他家的地了，爷埋在了村东堆料浆石的高冈子上。太爷的坟堆也平了，清明节去祭奠，只在梧桐树下烧烧纸。

十八亩地里再不可能还种豌豆和芝麻了，那是村里最好的三块地之一，秋季全种了包谷。包谷秆上结了棒子，像牛的头，他总感觉十八亩地里是摆了牛阵，牛随时都会呼

啸着跑出来。

那些年里，吃粮吃菜连同烧锅的柴火都由生产队按工分的多少来分的，人开始肚子吃不饱饭，猪也瘦得长一身的红毛。沙白村的人几乎都成了贼，想着法儿偷地里的庄稼，他也就钻到十八亩地里捋套种在包谷里的黄豆叶子。捋黄豆叶子时连黄豆荚一块捋，拿回家猪吃叶子，人煮了豆荚吃。他是先后去捋过三次，第四次让队长发现了，队长夺了笼筐，当场就用脚踏扁了。

他说：这十八亩地原本是我家……

队长说：你说啥？你再说？！

队长扇了他一个耳光，他就没敢再说。

他回到家要把挨打的事说给爹的，爹却正把那套锣鼓往他家的土楼上放，他以为又要敲锣鼓了。爹告诉他这套锣鼓一直在常三爷家，常三爷年纪大了，常三爷的儿子老谋着要把锣当烂铜烂铁卖了去买黑市粮呀，常三爷就让爹存到他家的。

这锣鼓从此就放在他家的土楼上，再也没有敲过。有一年村里有个叫朱能的人来他家借小米，他家没有秤，也没升子，朱能说你家不是放着锣吗，给我量上一锣。他爹从土楼上取锣，锣里竟然有一窝新生的老鼠，用锣量了一锣小米，朱能却是把那一锣小米做了干饭，一顿吃了。

朱能坏了村子的名誉，周围生产队的人都在嘲笑，说沙白村的人是饿死鬼托生的。

在他七岁的那年，娘得了一种病，就是腰越来越弯，好像她背上老压着大沙袋似的，眼睛再也看不到天了。爹把他寄养在了城里的姑家，就在那里上学。村里的事自那以后他便知道得少了，只晓得爹在后来像太爷年轻时一样，吆起了马车。但爹吆马车不是去拉客，爹是到城里拉粪。每个星期六，爹都要来姑家的那个杂院收粪水，辕杆上就吊一个麻袋，里边装着红薯，或者是白菜和葱，放到姑家了，便在厕所里淘，然后一桶一桶提出去倒在马车上的木罐里。那匹老马很乖，站着一动不动，无论头是朝东还是朝西，尾巴老是朝下。淘完了粪，爹是不在姑家吃饭的，带着他回沙白村过星期天，他便坐在辕杆上。

他是每个星期六都坐粪车的，一直坐到了中学毕业。

这期间发生了多少事啊，比如，他娘死了，他爹摔断过腿，头发一根一根全白了，他又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又在一家报社上班。

就在他再一次回到沙白村，要把工作辞退准备经商的想法说给爹，他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他家的院子里涌了好多人。这些人在从土楼上往下取锣鼓，鼓是皮松了，重

新拉紧钉好，而锣也锈了几处，敲起来还是震耳欲聋。他那时真笨，以为他们要闹社火，还纳闷着沙白村从来就没有闹过社火呀。

院子人说：征地啦，征地啦！

他说：土地又改革呀？

院子人说：你还是城里人哩，你不知道征地？！

他当然知道征地，好多城中村都征地盖楼房了，可他哪里能想到，沙白村距城这么远的，怎么就征到了这的地！

沙白村的锣鼓叮叮咣咣敲动着，沙白村里真是被征了地，不仅是征了耕地，连村子都被征了。因为沙白村西边的三个村子原是唐代的皇家公园旧址，现在要恢复重建，周围十几个村子都得搬迁。

那个晚上，沙白村人都在高兴，这地一征，社会又变了么，他们终于不再是农民了，以后子子孙孙永远不是农民了，而且每家还领到了一大笔补贴费，就筹划着该怎么使用这些钱了：去大商场租个柜台吧，从广州上海进货，做服装生意，却又担心如果货卖不出去怎么办。最可靠的还是到街上去摆地摊吧，或者推个三轮车去卖早点。他爹却在屋里喝闷酒，喝了半瓶子，喝得一脸的油汗。

爹问：你爹真的也不是农民了？

他说：没地了，当然不是农民了。

爹却说咱到十八亩地去。

他能理解爹的心情。以前分了地，又收了地，地还在沙白村，天天都能看到，现在却要离开沙白村，十八亩地说不定做什么用场，就再也没有了呀。他陪爹去了十八亩地，那一夜月亮很亮，爹又像太爷一样，反背了手，腿也没了膝盖，直直地一步一步从地北头走到地南头，从地南头走到地北头。走了七八个来回，爹的腿一软就跪在地上磕头。他不知道爹是给十八亩地磕头哩，还是给埋在十八亩地里的太爷磕头。

爹离开了沙白村，搬住到了城西南角新建的小区，把家里的什么都带去了，包括那一套锣鼓。但爹过不惯高层楼的生活，说老觉得楼在摇，晚上睡不踏实。

他不能陪爹呀，先还是十天半月去看望一次，后来三四个月也难得去，因为他的公司经营外贸生意，生意又非常好，而且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后，他也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

城市发展确实很快，像潮水一样向四边蔓延着扩张着，那个唐代的皇家公园在三年内就恢复重建了，果然成了西安最现代也最美丽的地方。原先二十万一亩征去的土地，地价开始成了四百万一亩，纷纷建造了别墅，别墅已卖到两万元一平方米。还未开发的

那些地方，政府都用围墙圈着，过一段时间，拍卖一块；再过一段时间，再拍卖一块。

当然，每次拍卖会他都去参加的，每次参加了都铩羽而归，因为价钱实在是太高了。但当又一次召开拍卖会，拍卖的是沙白村那一片面积，他竭力竞争，他的实力不可能拿下整个沙白村，却终于得到了那十八亩地的开发权。

他把这消息告诉了爹，爹雇了一辆三轮把那一套锣鼓拉到了十八亩地里，和他公司的员工整整敲了三天三夜，叮叮咣咣，这一回鼓敲得散了架，锣真的就烂了。

他说，这十八亩地他要得到，就是倾公司的所有力量，一定要得到，得不到他就得疯了。他确实有些孤注一掷，甚至是变态了，他在给他的员工讲道理，他说十八亩地，是他看到的也是经过的，收了，分了，又收到，又分了，这就是社会在变化。社会的每一次变化就是土地的每一次改革，这土地永远还是十八亩呀，它改革着，却演绎了几代人的命运啊！

××说完了他的故事，我让他带我去十八亩地看看，十八亩地果然还被围墙围着，地很平，没有庄稼，长着密密麻麻一人多高的蒿草。水渠已经没有了，那棵梧桐树还在。那真是少见的一棵树呀，树干粗得两个人才能抱住，树冠又大又圆。突然，地的南头嘎喇喇一声，飞起了一只鸟，这鸟的尾巴很长，也很好看，我们立即认出那是野鸡，就撵了过去。野鸡还在草上闪了几下，后来再寻就不见了。

怎么会有野鸡？野鸡是能飞的，但它飞不高也飞不远，围墙之外都是楼房，它是从哪儿来的？我们都疑惑了。

我说：是不是沙白村原来就有野鸡？

他说：这不可能，我从来没在村里见过野鸡。

我想，那就是这十八亩被围起来后，地上自生了蒿草也自生了野鸡。因为只有一个水塘，水塘里从没放过鱼苗，过那么几年水塘里自然不就有鱼在游动吗？

××却突然地说：这是不是我太爷的魂？！

他这话是把我吓了一跳，但我绝不会认为他的话是对的，我只是担心这十八亩地很快就要被铲草掘土，建起高楼了，那野鸡还能生存多少日子呢？

又是一年过去了，我再没见到××，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有一天路过了那十八亩地，十八亩地的围墙换了，换成了又高又厚的砖墙，全涂着红色，围墙里并不是建筑工地，梧桐树还在，蒿草还是一人多高。而围墙西头紧锁着两扇铁门，门口又挂着一个牌子，写着：一块土地。

（选自2010年8月25日《南方周末》）

裘山山

山上有国殇

1

很早就想去腾冲了。

原先想去，是因为在电视上看到腾冲的和顺乡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小镇”，且排名第一。对于古朴的小镇，我历来很钟情，去过江苏的周庄、同里，去过浙江的乌镇、南浔，自然也去过四川的黄龙溪、饶坝、菱江、恩阳等。看到和顺是第一名，立即心向往之。

但真的下决心启程时，已经不是为了和顺。

2006年9月18日，我们出发。选择这样一个日子去腾冲，并非有意为之，是刚好有这么一个空当儿。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我跟身边的王甜说：“今天是九·一八”。这位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上尉一个愣怔，重复道：“对，九·一八。”

为什么会是九·一八？难道冥冥之中有谁在提示我吗？

就在这一天，成都上空响起了长长的警报声，与此同时，长春、杭州、南昌、昆明、合肥、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全国上百座城市，也鸣响了警报。警报声呜咽着，穿透云层，直上九霄。我不知道苍天在上，会作何感想？

到达昆明我们没有停留，马上转机去保山。起飞前，大雨突然倾盆而至，雨水哗哗的，从舷窗流下，模糊了我的视线。坐飞机数十次了，还从没见过这样大的雨。我心里隐隐的有一种莫名的悲伤。为什么我的心里总是充满悲伤？

我不知道，就在我悲伤莫名的时候，昆明城里也正在拉响长长的警报……九·一八，还是九·一八。

腾冲，你这遥远的滇西古城，以一种何样的心情在召唤我？

而我，又以一种何样的心情在抵近你？

也许这样的抵近，起始于一周前决定出发的日子，或者起始于很久以前的某一天，第一次听到你的故事的日子，更或者起始于我在小学课堂上，第一次知道抗战的日子。

2

让我简单概述一下六十五年前的往事。

1941年12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日本侵略军仅用四个月的时间，就击败了英、緬、印联军和中国入緬远征军的抵抗，占领了整个緬甸。很快，又从緬甸进犯我滇西。1942年5月3日，日军攻入国门畹町，之后是芒市、龙陵，5月4日轰炸保山，5月10日占领腾冲……短短一周时间，怒江西岸的三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在了日军的铁蹄下。侵略者所到之处，“大肆抢掠，滥行烧杀，财物牲畜尽扫一空，死伤人民莫可计数。一时间，屋灰地赤，灭门绝户……”仅腾冲，就有几十个村庄被夷为平地。

之后，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地使用了生化武器，将霍乱、鼠疫等投入河流和深井，致使瘟疫在滇西迅速蔓延，顷刻之间，整个滇西尸横遍野，绝村绝户的比比皆是，可怕的瘟疫一直延续到1950年！据不完全统计，死于霍乱、鼠疫的滇西百姓竟达十八万之多，仅保山就有五万……除此外，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奸淫强暴、无恶不作，史书上有许多非常详细和具体的记载。滇西人民饱受苦难，滇西大地受尽凌辱，令我不忍一一复述。

写到这里我真觉得太压抑了，不得不停下来喘息片刻。忽然就想起那位美籍华人女作家张蕤如，忽然就明白她为什么会自尽了。对一个敏感善良的女性来说，每日埋首在这样的历史中，真是一种残酷的折磨。我仅仅是短短的几天，就觉得如此沉重压抑，她却经历了数年时间。

可我必须写下去。虽然写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少了，记载这段历史的书也不少了，我还是想用我的笔，再写一次。

我想写，不是为了回顾苦难，而是为了苦难中不屈的灵魂。

我想写，也是为了弥补自己曾经的浅薄和无知。

1991年我曾到过滇西，到过保山、怒江、瑞丽、畹町。在保山时，主人给我们介绍的重点是缉毒，我们还参观了一家戒毒所。在瑞丽，我们也仅仅看了通商口岸和美丽的瑞丽江。我丝毫不知道自己踏上了一块怎样的土地。

让我感到羞愧的是，就在那个时候，我的朋友邓贤，已经完成了一本关于滇西抗战的长

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他也送了我，可我当时仅仅因为它是“写打仗的”而没有阅读。

此次滇西归来，我把《大国之魂》找出来认真读了一遍，为自己的浅薄而羞愧，更为邓贤的热血和勇气而感到由衷的敬佩。远征军的历史虽一度被尘沙掩埋，但他们不死的魂灵始终在滇西上空飘荡着、呐喊着。邓贤的父亲曾是远征军中的一名士兵，他身上流淌着远征军那无法冷却的热血，令他成为那些不死的魂灵的呐喊者。

3

我们达到保山时，已近黄昏。

高原的阳光依然明亮，从车窗望出去，田野里的稻谷橙黄一片，美丽安详。保山是个粮仓，海拔虽然有一千六百米，但地势平坦，雨水丰厚，阳光充沛，是个产粮宝地。

接待我们的和干事是位纳西族青年，见面我就问他，1942年日本侵入滇西时，保山的情况怎样？他告诉我，保山在日本侵略者侵入之初就受到重创，时至今日，每年的5月4日，保山都会全城鸣响警报，纪念、哀悼、吊唁、铭记1942年5月4日那悲惨的一天。

1942年5月4日，滇西重镇保山突降灾难。那天本是保山的集市，又是五四青年节。街上挤满了人，有从缅甸逃难过来的华侨，有前线溃退下来的远征军士兵，更有当地集会的学生和赶场的百姓。

中午12点，天空忽然黑压压的一片，日本侵略者的五十多架飞机突临保山上空，对保山进行了大轰炸。炮弹密集猛烈，人们毫无准备，一时间血肉横飞，惨叫遍野，整个保山城陷入了闻所未闻的恐怖灾难中。5月5日，敌机再次飞临，在尸横遍野的土地上又一次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轰炸。据保山县志记载，大轰炸毁坏房屋三千多栋，炸死百姓近万人，有主掩埋的尸体近三千具，无主掩埋的六千多具，城内的上水河和下水河，整整两天流淌的都是红色血水……

哦，保山，不能忘啊。仅仅每年响一次警报，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去了保山博物馆。

保山历史悠久，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南方丝绸之路，是指公元前四世纪左右，逐渐形成的一条自四川成都，经保山通往缅甸、印度、尼泊尔、阿富汗等国的通道。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对外陆路交通线，也是我国西南与南亚、西欧、非洲诸国交通线中最短的一条线路。

日军大肆轰炸保山，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毁掉这个枢纽。若不是有高黎贡山和怒江的阻挡，日军的铁蹄早踏进保山了，保山将像腾冲一样沦陷。

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明白，日本侵略军入侵滇西，其真正的目的不会简单到烧杀抢掠、蹂躏百姓、毁坏房屋，那样做只是他们罪恶本性的自然表现。他们的军事目的，他们的野心，是为了切断盟国对中国的援助，让中国陷入孤立，以达到彻底占领中国之目的。

日军的侵入，让原本是大后方的云南，一瞬间变成了抗战第一线，红土高原上随即展开了一场国家与民族存亡的拼死之战。

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段重要的历史竟然一无所知。

汗颜。

博物馆有一个专厅，介绍了那段岁月里的保山，尽管只是图片和数字，也压得我们心里沉甸甸的。在那个时候，我特别迫切地希望早些到腾冲去，也许在腾冲，压在心里的石头，可以掀开。

之后，我们登上了保岫公园。公园内极为安静，没什么游人，花草葳蕤，树木森森，翠绿一片。可我知道，这里曾有无数青年喋血青山：六十四年前的那场惨无人道的大轰炸，也没有放过这里，那一天正好有成百上千的保山青年在这里聚集，纪念五四青年节。聚会刚刚开始，日军敌机就开始了大轰炸，一瞬间，无数的花季青年命丧黄泉，公园里血迹斑斑……

六十四年过去了，公园里仍有一股阴森悲凉的气息。

不知道如今的五四青年节，保山的青年是怎样过的？

他们是否人人都知道，他们先辈有过这样一个五四青年节？

4

第二天，我们翻过高黎贡山，去腾冲。

如今的高黎贡山已经很好走了，虽然回头弯很多，但全是柏油路，车速可以保持在每小时五十公里。我们从保山过去，稳稳的，也就走了三个多小时。正午到达。

在高黎贡山顶，我们停车片刻。

山风阵阵，阳光朗朗，万籁俱寂，即使在臆想中，你也听不见一星一点的枪炮声了。战争似乎从来没有降临过这里，在这样的寂静中，遗忘历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但你若知道那段历史，你就能听见枪炮声和呐喊声。当年远征军反攻腾冲时，仅仅翻越高黎贡山，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牺牲了成百上千的将士，他们几乎是用血肉之躯趟开了反攻的道路。

下山，入城。腾冲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了。看上去，它是一座非常普通的小城，不同

之处在于，它显得非常干净、整洁，且没有喧哗。房屋的建筑样式与街道的格局，与我去过的其他县城差不多。但我知道，从前的腾冲不是这样的，从前的腾冲是一座石头城，厚厚的城墙将它四面合围，里面有许多老式楼房、院子、牌坊以及楼台亭榭，一条条古朴的石板路遍布全城，通向城外，通向东南亚。它们是丝绸之路，它们是茶马古道。

腾冲被称之为石头城，还有个重要原因，它是玉石加工的重要产地。全城有许多百姓以加工玉石为生，晶莹剔透的翡翠为他们带来了富足安宁的生活。

腾冲开发很早，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商道经过这里去往东南亚。近代以来，更由于大量的人民出国谋生，使其成为了著名的侨乡。中西文化荟萃，社会开放，商业繁荣，于是成为滇缅边境之要冲、西南边陲之重镇。那个时候的腾冲，犹如滇西的一块宝石，安静地闪动着熠熠光泽。

而我眼前出现的腾冲，已不是历史上的那颗宝石了。那颗宝石在六十年前就消逝了，不止是粉碎，而是荡然无存。

1937年8月到1938年8月，在盟军的帮助下，中国军人和云南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以平均每公里牺牲五十个人的代价，修筑了一条从大理经保山、腾冲、到畹町、缅甸，而后直通印度洋的滇缅公路，这便是著名的“史迪威公路”。史迪威公路成了当时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唯一通道。有了这通道，援华物资就可以比较安全地从缅甸港口上岸，运往中国了。这条穿越高山丛林、怒江大川的公路一通车，抗战物资便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六十四年前日本侵略者从畹町侵入滇西后迅速地占领了腾冲，就是因为它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占领它，就掐断了滇缅公路，扼住了抗日通道，对中国抗战是一个致命打击。

1942年5月10日，是腾冲一个耻辱的日子，一个令人齿寒的日子：二百九十二名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腾冲。在此之前，腾冲的县老爷和守军抛下百姓先期逃离了，之后，二十七万腾冲子民扶老携幼全部逃难而去，留下一座空城，留下一曲哀歌。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又多了一个黑色的日子。

为什么我们的民族会有那么多黑色的日子啊！“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还有1860年10月18日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不忍列举。

5

但腾冲大地毕竟是一片有血性的大地，腾冲人的前辈，多是明、清时代守卫边关的兵勇，保家卫国、不惜生命的精神已融入了他们血脉。腾冲这方土地，有八十多处火

山，九十多处地热，这样沸腾的大地养育了热血的民众。腾冲人民很快就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开展抵抗，和侵略者浴血奋战，为收复失地而战。

在腾冲沦陷的第六天，腾冲的地方武装护路营，就在营长李崇善的带领下伏击了日寇，打响了抗击日寇的第一仗。在激战一个多小时后，击毙日寇四十四人，护路营和自卫队牺牲了四十六人。

越是力量悬殊的反抗，越令人敬重。

十天后，又有一位叫杨绍贵的乡长，率三十几位壮民，手持毛瑟枪、铜炮枪和斧头，配合第二师五团三营，袭击了日军辎重队，击毙敌人八十三名，获得兵器弹药百余驮。杨绍贵等二十余人英勇牺牲。

还有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军人：预备第二师师长顾葆裕将军。在滇西沦陷的两年时间里，顾将军率部队偷渡怒江天险，孤军深入敌后，在腾冲人民的配合下，实施游击战，一年作战百余次，歼灭日军上千人，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至今在战场遗址上，还有一块石碑，上书三个大字“战士冢”。黄土下掩埋着在沦陷的岁月里拼死反抗的英雄们。

他们是真正的战士。

这里我不能不写到腾冲的两位老者：张问德、李根源。

张问德，腾冲人氏，早年曾担任过云南省政府秘书、腾冲县参议会议长。腾冲沦陷时，已经六十二岁的他赋闲在家，眼见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家乡，他毅然出山，慷慨就任，做了腾冲县抗日政府县长。他在腾冲发动了全面抗战，集合了千余抗日志士，筹办训练班，组织民众武装，抢运抗战物资。日寇扫荡腾北时期，他随军八次翻越高黎贡山，途中坠马，口鼻流血，右手脱臼，但意志弥坚。最让我震动的是，当日军驻腾冲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致函张问德，企图动摇其抗战信心时，张问德立即写了《答田岛书》，严词驳斥、大义凛然，一时间全国大报均以刊载。张问德因此被誉为全国五百个沦陷区中骨头最硬的县长。

李根源，这位从来就是很有骨气很有正义感的高黎贡山后代，早年曾参加过北伐，参加过护法斗争，做过陕西省省长。日军入侵前，他是云贵监察史。日军入侵滇西后，李根源力主建立和坚守怒江防线，反对后退，并致电蒋介石，慷慨陈词，请缨西上拒敌。行前他发表了著名的《告滇西父老书》，正气凛然、慷慨悲壮。

民众在他的鼓舞下热血沸腾，纷纷参军奔赴抗日前线。后六十三岁的他又抱病前往保山前线，训练青年充实军队，积极组织抗日队伍。有人劝他退居大理，他回复道：

“不可去，不能去，誓与保山共存亡。”

这两位血气方刚的老者，正是腾冲人民的杰出代表。他们留下的那两份文稿《告滇西父老书》和《答田岛书》，已成为腾冲历史上最珍贵的著作，永垂青史。

还有许许多多值得记住的人，我在《腾冲抗战见闻录》一书中看到了他们，他们有军人，有读书人，有生意人，有官员，有村民，他们以各种方式高扬着他们不屈的灵魂，他们用鲜血书写着他们绝不作亡国奴的誓言。

6

但毕竟，腾冲城依然沦陷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城内的日军不但耀武扬威，而且建工事、挖战壕，摆出永久占领的姿态。

两年过去了，腾冲城在敌人的魔爪下受尽屈辱。

1944年5月11日，在腾冲人民的热切期盼中，中国远征军终于打响了光复腾冲的战斗！

虽然这一天来得有些迟，但它毕竟来了。

远征军以十六万兵力强渡怒江天险，翻越高黎贡山，分三路合围腾冲。先是打下了环绕腾冲城的来凤山和飞凤山，占据了这两处制高点，之后再强行攻城。在盟军空军火力的强力支持下，炸开了几处厚达一米八的城墙，远征军便冒着炮火攻入城内。

从强渡怒江天险到攻进腾冲城，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之后远征军在腾冲城内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数十天的巷战和肉搏战，因为日军在城内修筑的工事十分牢固和复杂，只能一点一滴地攻克，逐屋逐巷地争夺……

我实在不善写打仗，好在邓贤的《大国之魂》里，关于这一仗是怎么打的有详细的描写，亦很精彩。我只能概括地说，腾冲光复战持续了整整四个月，从5月一直打到9月，历时一百二十七天。这期间，腾冲抗日县政府发动四万六千民工，为远征军运送弹药粮草，抢修桥梁公路，其中一万名民工翻山越岭，如龙似蚁，将六十万斤军粮运抵腾冲，甚至有的百姓将自己煮熟的饭菜直接送往阵地……

血性的土地滋养着血性的忠勇之士，在漫长的艰苦的反攻中，中国远征军将士以鲜血以生命和侵略者进行拼死决战，终于在“九·一八”纪念日到来之前，将腾冲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来了！漫长的沦陷的日子终于在第八百五十九天结束了。9月14日上午11点，远征军第二十军总司令霍揆彰中将向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报告：“腾冲日军全部消灭，我军占领全城。”

虽然夺回的是一座片瓦不存的废墟城市，虽然夺回的是一片寸草无存的焦土，虽然夺回的代价是浸透了红土地的鲜血和数不清的年轻生命，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它的意义非同一般，它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次取得战略反攻的全面胜利，第一次全歼入侵之

着白马，来到他家门口：“他想让我给他煮点饭吃。我看他有病在身，就给他煮了四个荷包蛋。他很感动，拿出一把菜刀送我。”

没过多久，我到乌江南岸的息烽县采风，当地人却告诉我，钱壮飞不是牺牲在金沙，而是牺牲在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无良坑。有位老大爷说，当年，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夏树云找到当地里长陈玉顺索要。此事后被国民党流长乡乡长宋子贞得知，他与手下密谋将夏树云推入四十多米深的无良坑中摔死（又是一个天坑，可怕的天坑）。新中国成立后，宋子贞因带领反动武装大量杀害红军流散人员被人民政府枪毙。息烽县文联的人说，当年县党史办的人曾找到参与杀害红军的凶手宋昭荣。有关人员拿着钱壮飞的照片让宋辨认，宋认为，照片上的人就是当年被宋子贞推入无良坑的那位掉队红军。

互联网有资料显示，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的家人接到延安，他对钱壮飞的次子钱一平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但没找到。你爸爸牺牲了，时间是1935年3月29日，他只有四十岁。”但周恩来派出的部队并未找到钱壮飞的遗体。牺牲在何处周恩来并不清楚。新中国成立后文史专家在发生空袭的村庄调查，当地群众说，在空袭时有人看见一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这位红军的体貌特征与钱壮飞极为相似。

钱壮飞到底是怎么牺牲的，还有三种以上说法，至今都没有得到证实。金沙县后山乡修建了钱壮飞烈士墓，烈士事迹陈列室，2009年还铸造了钱壮飞铜像。与后山乡仅一江之隔的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无良坑，坑边也立有一方“钱壮飞烈士殉难处”，碑上也刻有“钱壮飞烈士生平”。这块碑很新很简单，除了石碑没别的任何附加设施，就连石碑也是光秃秃的一块，远不及附近老坟上的石碑讲究。天坑依旧幽深，绕坑走一圈也看不到坑底，坑里有树，全都又细又高，它们必须努力伸长树干才能捕捉到阳光。当年四周应该是原始森林，现在是玉米地，一到秋天，光秃秃的山上很荒凉。

无论看到哪座纪念碑，我的心情都无比惆怅。在危机四伏的国民党军队情报部门卧底三年都没事，在黔北莽莽苍苍的大山中却连牺牲在何地都不知道。所以，这些大山给我的感觉并不总是亲切的。

由于真相无法确定，于是当事人的经历被传奇、被解释、被演绎、被借用，这样一来，故事发生地的分量就失去了，从传说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回来，都会觉得隔了点什